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函

地址：
傳真：
承辦人：
聯絡方式：

受文者：司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3月20日

發文字號：花院胤家宜113家繼訴32字第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002598

主旨：檢陳本院家事庭邱法官佳玄之停止審理裁定、憲法法庭聲請書一件，請 鈞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敬請鑒核。

說明：本件係本院家事法庭邱法官佳玄審理本院113年度家繼訴字第32號代位分割遺產事件，認為所應適用之法律有違憲之疑義，上開事件業已裁定停止程序，並提出釋憲聲請書載明法律上具體違憲之理由。

正本：司法院

副本：



院長蕭胤璽

法官邱佳玄 決行

憲法法庭收文號
114 年度
憲A字第423號

9070



新嘉坡

新嘉坡			
新嘉坡			
新嘉坡			
新嘉坡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聲請書

壹、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 一、按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依其合理確信，認有抵觸憲法，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各法院就其審理之原因案件，以本節聲請為由而裁定停止程序時，應附以前條聲請書為裁定之一部。如有急迫情形，並得為必要之處分，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第 57 條分別定有明文。
- 二、本院認本案應適用之民法第 1164 條本文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漏未如同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而有抵觸憲法第 22 條其他基本權利保障及第 7 條平等原則保障之疑義，因此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違憲的具體理由，聲請司法院大法官憲法解釋，宣告民法第 1164 條本文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違憲。

貳、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憲之情形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一、本案事實經過

本院受理 113 年度家繼訴字第 32 號代位分割遺產案件，該案係受告知人乙及被告丙、丁、戊、己等人繼承其等手足往生後之遺產，因認現今花蓮地區不動產受地震影響市值，而不願進行

分割遺產，然原告即受告知人乙之債權人甲，向家事法院請求代位分割受告知人乙及被告丙、丁、戊、己所繼承之遺產。

二、本案所涉及的憲法及相關法律條文

聲請人審酌民法第 1164 條本文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並未明文其屬繼承人之一身專屬權，是屬原告甲得代位行使之權利，然此使法院僅得依照應繼分相關規定分配其等繼承所得之遺產，而漠視受告知人乙及被告丙、丁、戊、己繼承人彼此間及對被繼承人情感上之付出，及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扶養程度、被繼承人給予繼承人生前財產多寡、被繼承人與繼承人間有無債務等因素，而調整或增減繼承人遺產之分配，侵害受告知人乙及被告丙、丁、戊、己憲法第 22 條其他基本權利保障之人性尊嚴及第 7 條平等原則保障。

參、聲請判決之理由、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及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

一、民法第 1164 條未定有禁止代位請求之規定，致使法院僅得無視被繼承人與繼承人間之人格緊密聯繫關係，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割遺產，違反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人性尊嚴

(一)死後之人性尊嚴亦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1、基於人性尊嚴之理念，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自由發展，應受憲法保障。為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除憲法已保障之各項自由外，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之前提下，人民依其意志作為或不作為之一般行為自由，亦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 689 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2、雖然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但人死亡後是否仍受人性尊嚴之保障，現行實務多採肯定說，僅係究為直接保護還是間接保護略有差異，如採直接保護說者：「在民法方面，須否及如何保護死者的精神利益，各國法律規定不同。採否定見解的，或堅持人格權的一身專屬性，認為死者的精神利益隨著時間經過而消逝，無須再予保護，應留言論自由較寬廣的空間。然惟有當個人能夠信賴其生活形象於死後仍受維護，不被重大侵害，並在此種期待中生活時，憲法所保護之人的尊嚴及個人在生存期間的自由發展始能獲得充分的實踐。惟關於死者人格上精神利益之保護，在理論構成及規範內容的設計上，有直接保護及間接保護二種基本規範模式：(1)直接保護：此係以死者自身的人格為保護對象，即理論構造上最大的困難在於權利能力的問題。**德國聯邦法院係採「死者自己人格權繼續作用說」**，並創設規範內容如下：①受保護者係死者自身的人格利益。②由死者指定之人或親屬代為行使死者的權利。③保護期間，就個案情形及時間經過視其保護之必要性而定。④救濟方法係防禦請求權，即僅得請求法院排除對精神利益的侵害，不得得求金錢賠償。(2)間接保護說：此說認為對死者精神利益的侵害，得成立對死者遺族虔敬追思情感的侵害。遺族得以自己的人格權受侵害請求救濟，藉以保護死者的人格利益，具有如下之規範內容：①死者遺族主張自己的人格利益受侵害。②保護期間得參考現行法的相關規定，就個案依利益衡量（包括時間經過）加以認定。③死者遺族的請求救濟方法，除防禦請求權外，並包括精神痛苦的金錢賠償。前列二種方式均屬法院造法，其法律構造內容的形成發展必然具有不確定性而發生爭

議。惟於我國法上對已死亡之人的精神利益予以保護時，究應採何種規範模式？參以，現行著作權法第 18 條第 1 項前段及第 86 條之規定，雖著作權法關於著作人死亡之著作人格權的保護，係特別法的規定，不能逕予一般化，但其規範意旨可供參考，認為『人格權消滅』與『死者人格法益保護』得為分開。**德國聯邦法院所採『死者自己人格權繼續作用』的理論，我國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人死亡，關於其著作人格權之保護視為存在，均在肯定人死亡後，其權利能力雖已消滅，死者的人格法益仍應予以維持，加以保護。是以，採直接保護方式較為可採。**」(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119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採間接保護說者，如：「依吾國風俗，對於死者向為崇敬，對之妄加侮辱誹謗，非獨死者不能辯白，亦使其遺族難堪，甚有痛楚憤怨之感，故刑法第 312 條定有侮辱誹謗死者罪，藉以保護遺族對其先人之孝思追念，故**應將遺族對於故人敬愛追慕之情，視同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所稱其他人格法益加以保護**。基此，上訴人主張其對曹錕崇仰思慕，卻迭因有關曹錕賄選之言論感到難堪痛苦，人格權受有侵害且情節重大乙節，固非全無依憑。」(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字第 1236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二)遺產分割實與被繼承人及繼承人間之人性尊嚴息息相關，不應由債權人代位請求分割¹

1、民法第 1164 條之遺產分割請求權，不但係本於繼承人之身分而取得，其行使更足以消滅全體繼承人就全部遺產之共同共有關

¹ 日本學者亦有認應尊重繼承人之意思，而禁止代位請求分割遺產請求權者，見潮見佳男「新債權總論 I」2017 年，第 665 頁；久保宏之「遺產分割請求與債權人代位權；高木多喜男先生古稀記念論文-現代民法理論與實務之交錯」2001 年

係，而為共同繼承狀態之打破，此與一般共有物分割之單純財產權分割情形，顯然有別；而被繼承人之遺產是否分割或如何分割，繼承人於自行協議時通常考量彼此間及對被繼承人情感上之付出，及繼承人對被繼承人之扶養程度、被繼承人給予繼承人生前財產多寡、被繼承人與繼承人間有無債務等因素，而調整或增減繼承人遺產之分配，並非一律按照應繼分之比例分配²，況實務上亦常見繼承人間基於對被繼承人之感情，而不願分割遺產，希望遺產維持共同共有之狀態。

- 2、民法第 1164 條未如同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4 項定有禁止代位請求之規定，致使法院於某繼承人之債權人請求代位分割遺產時，僅得無視被繼承人與繼承人間之人格緊密聯繫關係，將其等對被繼承人情感上之付出，均物化為一般之財產權，而按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割遺產，顯違反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人性尊嚴。

二、民法第 1164 條本文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之保障

(一) 平等原則之內涵及審查基準

- 1、憲法第 7 條保障之平等權，並不當然禁止任何差別待遇，立法與相關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差別待遇。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應視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司法院釋字第 682 號、第 750 號、第 768 號及第 788 號等解釋參照）。

²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 13 條：「同一順序繼承人繼承遺產的份額，一般應當均等。對生活有特殊困難的缺乏勞動能力的繼承人，分配遺產時，應當予以照顧。對被繼承人盡了主要扶養義務或者與被繼承人共同生活的繼承人，分配遺產時，可以多分。有扶養能力和有扶養條件的繼承人，不盡扶養義務的，分配遺產時，應當不分或者少分。繼承人協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更直接使法官有依具體個案分割遺產之權限。

- 2、蔡明誠大法官於釋字第 768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陳碧玉大法官加入）中指出：「如從本院往昔有關平等原則審查解釋比較觀察，亦有如前揭解釋，就恣意禁止(Willkürverbot)或合理關聯（或稱合理關聯性）之審查，採取寬鬆審查標準，例如於解釋文中明示『尚難認係恣意或不合理，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亦無違背』或類似用語。此類解釋方式，如比較德國基本法有關平等原則之恣意禁止原則，似亦可找到其依據。再從比較法觀察，關於平等權或平等原則之審查基準，如係與物相關之不平等待遇(sachbezogene Ungleichbehandlung)，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原則上採恣意禁止原則，但如係與人相關之不平等待遇（persönlichkeitsbezogene Ungleichbehandlung），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 1980 年判決，從往昔傳統之恣意公式(Willkürformel)，改採所謂新公式(Neue Formel)相區別，即符合比例之平等要求(Gebot verhältnismäßiger Gleichheit)，其審查密度採取比恣意禁止原則更嚴格之比例原則審查(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üfung)。」
- 3、葉百修大法官於釋字第 712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中亦指出：「系爭規定所為之限制，係以收養人有無『子女或養子女』及被收養人是否為『大陸地區人民』為分類基準，並對有子女或養子女之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形成差別待遇；復以上開兩項分類基準，係以非人力所得控制之特質作為分類基準，依據本院歷來關於平等權審查基準之意旨，本件解釋即應以較嚴格之審查基準，判斷系爭規定所為之差別待遇是否合憲，亦即其目的是否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其手段是否為最小侵害之手段以及手段與目的間是否具有實質關聯性等要

件加以判斷。」

(二)民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4 項禁止代位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修法歷程

1、民國 74 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不具一身專屬性

當時修法導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度」時，並未明文限制不得讓與或繼承。

2、民國 91 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具一身專屬性

91 年時增訂第 1030 條之 1 第 3 項：「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立法理由稱：「茲因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係因夫妻之身分關係而產生，故於夫妻之一方死亡時，其繼承人不得繼承，或夫妻離婚時，任何一方之債權人不得代位行使，且夫妻之任何一方不得將該期待權任意讓與。但若已取得他方之承諾或已經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者，則應允其得讓與及繼承，以示公允。」

3、民國 96 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不具一身專屬性

96 年時刪除第 1030 條之 1 第 3 項，修法理由稱：「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雖依夫妻身分而產生，但其本質仍屬財產權，並不具專屬性質，基於下列理由爰將第三項規定刪除：若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為專屬權，則第 1009 條、1011 條的規定將完全喪失意義，無法保障債權人之利益。對有請求權人之繼承人不利。」

4、民國 101 年：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具一身專屬性

101 年時再度修法恢復第 1030 條之 1 第 3 項，修法理由稱：

「一、新增第三項。

二、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制度目的原在保護婚姻中經濟弱勢

之一方，使其對婚姻之協力、貢獻，得以彰顯，並於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使弱勢一方具有最低限度之保障。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20 號解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婚姻共同生活貢獻之法律上評價，是以，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既係因夫妻身分關係而生，所彰顯者亦係『夫妻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之貢獻』，故所考量者除夫妻對婚姻關係中經濟上之給予，更包含情感上之付出，且尚可因夫妻關係之協力程度予以調整或免除，顯見該等權利與夫妻『本身』密切相關而有屬人性，故其性質上具一身專屬性，要非一般得任意讓與他人之財產權。

三、或有論者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性質屬財產權，若賦予其專屬權，對債權人及繼承人保障不足，並有害交易安全云云。惟此見解不僅對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性質似有違誤，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本質上就是夫妻對婚姻貢獻及協力果實的分享，不應由與婚姻經營貢獻無關的債權人享有，自與一般債權不同；更違反債之關係相對性原則，尤其是自 2007 年將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修法改為非一身專屬權後，配合民法第 1011 條及民法第 242 條之規定，實際上造成原本財產各自獨立之他方配偶，婚後努力工作累積財產，反因配偶之債權人代位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而導致事實上夫（妻）債妻（夫）還之結果。更有甚者，由於民法第 1011 條之『債權人』並未設有限制，造成實務上亦發生婚前債務之債權人向法院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並代位求償之事，

造成債務人之配偶須以婚後財產償還他方婚前債務之現象，如此種種均已違背現行法定財產制下，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各自保有所有權權能並各自獨立負擔自己債務之精神。

四、現行民法第 244 條已對詐害債權訂有得撤銷之規範，債權人對於惡意脫產之夫妻所為之無償或有償行為本即可依法行使撤銷權，法律設計實已可保障債權人，若於親屬編中，再使第三人可代位行使本質上出於『夫妻共同協力』而生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不但對該債權人之保護太過，更有疊床架屋之疑。

五、再者，近代法律變遷從權利絕對主義，演變至權利相對化、社會化的觀念，法律對權利之保障並非絕對，倘衡平雙方法益，權利人行使權利所能取得之利益，與該等權利之行使對他人及整個社會國家可能之損失相較，明顯不成比例時，當可謂權利之濫用。本條自 2007 年修法改為非一身專屬權後至今已逾五年，目前司法實務之統計資料顯示，近兩年債權銀行或資產管理公司利用本條規定配合民法第 1011 條及民法第 242 條之規定追討夫或妻一方之債務的案件量暴增並占所有案件九成以上，僅為了要滿足其債權，已讓數千件的家庭失和或破裂，夫妻離異、子女分離等情況亦不斷發生，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使國家需花費更多資源與社會成本以彌補。2007 年之修法，顯然為前述債權人權濫用大開方便之門，為滿足少數債權人，而犧牲家庭和諧並讓全民共同承擔龐大社會成本，修法後所欲維護之權益與所付出之

代價顯有失當。

六、又參酌日本夫妻財產制立法例，法定財產制僅於離婚時由夫妻協議或訴請法院分配財產，並無類似台灣債權人得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後再代位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規定，甚至縱使夫妻之一方聲請個人破產，因非離婚，故亦無財產分配之問題。

七、是以，仿民法第 195 條第 2 項之規定，修正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為專屬於配偶一方之權利，增訂第三項，僅夫或妻之一方始得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但若已取得他方同意之承諾或已經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者，則可讓與或繼承。

八、原條文第三項移列為第四項。」

(三)分割遺產請求權與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相似性

1、二者皆於當事人死亡時發生：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不僅於離婚時得主張，於婚姻之一造死亡時，亦會發生，亦即，婚姻之一造死亡時，不僅得主張分割遺產請求權，亦得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2、二者皆與當事人「本身」密切相關而有屬人性：

繼承人於協議被繼承人之遺產是否分割或如何分割時，通常考量彼此間及對被繼承人情感上之付出等因素，業如前述，是分割遺產請求權與被繼承人及繼承人間「本身」密切相關而有屬人性。

3、禁止代位均不侵害債權人之權利：

債權人與債務人成立契約關係時，本應僅考量債務人之契約履行能力，而非預先將債務人未來可能取得之遺產，作為其履行契約能力之因素之一，故禁止債權人代位主張分割遺產請求權，亦未

侵害債權人之權利，況現行民法第 244 條已對詐害債權訂有得撤銷之規範，債權人對於惡意脫產之債務人（如於遺產分配時為借名登記等行為）本即可依法行使撤銷權。

（四）立法者對分割遺產請求權與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區別對待，牴觸平等原則

本院認因分割遺產請求權與人性尊嚴有緊密關聯，且將分割遺產請求權與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區別對待，亦係以非人力所得控制之特質作為分類基準，依上開所述，審查密度應採取比恣意禁止原則更嚴格之比例原則審查，即較嚴格之審查基準，則立法者於未提出特定理由之情形下，逕認分割遺產請求權得代位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不得代位請求，顯與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牴觸。

肆、結論

現行民法規定，原則上可讓繼承人間考量與被繼承人之情感聯繫，合意不分割遺產；或考量各繼承人在被繼承人生前之情感或物質付出，合意分配遺產之方式。然而，在繼承人中存有「不孝以上，喪失繼承權未滿」之繼承人，法院亦僅能依應繼分比例分割遺產，現行法未有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 13 條規定使法院得依具體個案分配遺產分割之比例，或為立法者之價值選擇，然而准許債權人代位請求分割遺產請求權，將使得分割遺產請求權淪為單純之財產權，顯違反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人性尊嚴。

而分割遺產請求權與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均係具有高度屬人性之權利，立法者不應區別對待，甚而於極端之案例中，如被繼承人死亡後，其配偶之債權人雖不得代位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

請求權，仍得透過代位行使分割遺產請求權，以遂行其目的，顯抵觸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

綜上，聲請人認民法第 1164 條本文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漏未如同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而抵觸憲法第 22 條其他基本權利保障及第 7 條平等原則。

此致

憲法法庭

聲請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法官邱佳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